

余秀华第一部散文集《无端欢喜》出版 活着本身就是生活质量

2014年,一首《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》,让余秀华火遍大半个中国。在此之前,她仅仅是湖北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一个村民,一个写诗的农妇,一个行动不便的脑瘫患者。

2015年1月,余秀华的诗集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以火箭般速度出版。此后,她的诗集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《我们爱过又忘记》也陆续出版,总销量达40余万册,这对诗集出版来说是一个奇迹。近日,她的第一部散文集《无端欢喜》出版。



《无端欢喜》
余秀华 著



作者介绍

余秀华,1976年生于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,诗人。

余秀华因出生时倒产、缺氧而造成脑瘫,使其行动不便,说起话来口齿不清。高中毕业后,余秀华赋闲在家;2009年,余秀华正式开始写诗;2014年11月,《诗刊》发表其诗作;2015年1月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其出版诗集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;同年2月,湖南文艺出版社为其出版诗集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。2015年1月28日,余秀华当选湖北省钟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2016年5月15日,余秀华的第三本诗集《我们爱过又忘记》在北京单向空间首发。2018年6月,出版散文集《无端欢喜》。

2016年11月1日,在湘阴县举行的我国第三届“农民文学奖”颁奖典礼上,余秀华获得了“农民文学奖”特别奖,并获得了10万元奖金和诗一样的颁奖词。

2017年1月18日,首届网红春晚暨“金蜘蛛奖”颁奖盛典举行,余秀华凭借诗集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走红网络,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唯一一个诗集超过10万册销量的现象级“网红女诗人”,因而获得网红春晚“金蜘蛛奖”年度网红诗人提名。

1

收录40余篇散文

余秀华自认为是一个“不那么努力”的写作者,文字是慢慢写就的,可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写一篇东西或者一段东西出来。积累了很久,才可以出一本书。《无端欢喜》收录了她近年慢慢写就的40余篇散文,谈人生、谈故乡、谈友人,余秀华依然情感质朴、“温度滚烫”。

《无端欢喜》是余秀华的第一部散文集。翻开第一篇是《只要星光还照耀》,写她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的旅程,以及望着车窗外时涌上来的思绪,纷纷关于她自己的存在和入世经验,像行路一样蜿蜒,又像星光一样透彻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也像是对她自己的一种梳理。

经过被她称作“莫名其妙”的这三年,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她,曾经贴在她身上的种种标签被一条条撕了下来,她回归为一个质朴的农妇,一

个纯真的诗人。至于那些“大词”,诸如苦难、坚强、榜样等,她在书里专门用一篇文章来一一拒绝。她认真地接受自己不完美的身体,在她看来,人与自己的命运是融为一体的,正如心与身体是一体的,不是对抗的关系,只能接纳和慢慢改变。

从许多篇章中,都能觉出这种“活着”。譬如她最喜欢坐在家里电脑前打字,听屋外鸟雀鸣叫,又或者是给花草浇水,看它们开花或不开花。活着的是一个微小瞬间,而这些瞬间缀连起生活本身。这几年,她经常出远门,去许多陌生的城市,见陌生的人,仿佛在补偿前半生无法行走的缺陷,但于她而言,这些行走并不从生活中割裂,而也是生活的一部分,或者说,在家或在外,“只是换一个地方,其间的区别对生活本身意义不大”。

2

故乡的常与变

2017年春节,横店村300多户居民搬进了统一规划的新房子,住得更近了,但她原来那种在自家小院里养小动物的宽敞日子也难了,一些传统和习俗在横店慢慢不动声色地消失,这让她开始有了此前从没有过的乡愁,看着变化却无能为力。这是城镇化带来的乡土症结,也是人尤其是诗人的常情,《无端欢喜》中有一章便集中书写了故乡的常与变。

3

爱依然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

对余秀华的批评或曰偏见里,有一条便是她的惊世骇俗的爱欲,但这并不妨碍她继续去诚实地书写爱。散文集的最后一章叫“你可知道我多爱你”,甚至把她爱过的男人们都汇集在一起。余秀华自认是“纯情多情而不滥情”的人,在诗歌中,她笔下的爱往往炽烈坦荡,但在真实的爱里,她常常是自卑的那个,觉得自己“配不上”,不去主动追求,默默排在后面。这种心路历程她讲述过许多遍,但最近想通了,动心后忘情也是好的,“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,碰不着了,你也不用理我,我也不用理你,舒服就行”。在

她在文章中反复写着故乡的春色,旧院子荒芜了,她就在春天搬到新居的阳台上,养了许多许多花卉植物。她也反复写她的植物们的生长姿态,写它们带给自己的愉悦美意,不难看出她是真的喜欢那些安静又旺盛的生命,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阳台“巡视”,“看着它们成活,发出一个新芽,一个人就和一棵植物产生了休戚与共的情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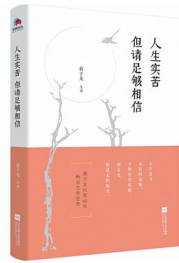
这样的心境下,她现在想跳出爱,写点别的。

余秀华红了三年,热度不减,新闻依然时不时见诸报端。她开玩笑道,“实在没新闻还有‘绯闻’嘛。”但旋即又认真地补充说,“这些没什么意义,所谓红之后都有不红,一个人不可能红一辈子。一个作家的作品很畅销,或许能起到传播的作用,但和文学作品本身没有很大的关系”。

“我现在还是有些拧巴,冲动,脾气犟,爱说真话,性格上有棱角,一骂我就坐不住,但我慢慢在改,我给自己心理暗示说,我会变好的。”余秀华说。 据《北京晚报》

新书推荐

《人生实苦 但请足够相信》



蒋子龙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本书为著名作家蒋子龙的人生随笔,荟萃了作者执笔

40年来优质散文,这些文章或者写人生经历,或者畅谈生命哲思,又或者表明对某种状况的情感态度,引人入胜。他的笔就像一面镜子,我们或许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样子。

蒋子龙的散文真挚淳朴,他本人对生活始终保有热情,尽管曾经历了不少波折,但他始终是积极的,既不颓丧倦怠,也不一味抱怨,他性格直率,文风坚硬,他的文章总能给人一种很正面、很积极的引导。 晚综

《张晓风散文精选:晓风过处》



张晓风 著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《张晓风散文精选:晓风过处》每当他到达一个阶段的巅峰,就问自己:“我的初心

是什么?”而“做更好的料理”这个答案,每每让他继续挑战旁人眼中的不可能。

本书收录了著名作家张晓风《地毯的那一端》《不识》《他曾教过我》《一半儿春愁一半儿水》等诸多名篇散文,涵盖了亲情、爱情、友谊、师生情谊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。文字平淡典雅,意趣却很深刻,通常是触摸到人类的生命和动人的情感。近年来,很多中高考的阅读理解都采用了张晓风的散文。 晚综

史海钩沉

绰号杂谈

□古傲狂生

绰号,也叫外号,古已有之。绰号起于号,中国古人有起号的癖好。号是古人的一种固定的别名,又称别号,是使用者本人起的。它不像姓名受家族、行辈的限制,因而人们可以通过取号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某种情操。常见的号有居士、山人之类,像李白号青莲居士,朱耷号八大山人。还有取自斋号、室号的,梁启超就称饮冰室主人。古代还有谥号,即死后由朝廷颁赐的荣称,像岳飞的谥号为武穆。死后由门人、后人起的尊号,则称“私谥”,如晋代陶潜的“私谥”是靖节。

绰号来自民间,有很强的生命力,有自己所起和他人命名两种形式,或蕴涵丰富而含蓄,或嬉笑怒骂、诙谐幽默。有史可查的绰号起自汉代,如严延年、邾都、董宣是汉武帝时期的三个酷吏,世称之为“屠伯”“苍鹰”“卧虎”。杨震因博学,被人尊称为“关西孔子”。

绰号的产生,有多种由头。如从形貌看,汉代贾逵身高头长,被称为“贾长头”;从举止看,西汉甄丰好夜间谋议,人称“夜半客”;从行为看,东汉崔

烈花500万钱买官,人称“铜臭”;从爱好看,南明弘光帝喜用蛤蟆制药,丞相马士英好斗蟋蟀,人称“蛤蟆天子”“蟋蟀相公”;从著作看,唐骆宾王的诗中多用数字做对,人们因此称他为“算博士”;从学识看,明代程济因博学而获“两脚书橱”的雅号;从谈吐看,南宋赵需担任谏议大夫却大谈禁杀鹅鸭,因此被人讥为“鹅鸭谏议”。

在中国古典小说中,绰号出现的频率很高,尤其是公案小说和历史演义小说,几乎每个人物都有绰号。而集绰号之大成者,非《水浒传》莫属,在书中,不光108条好汉有精彩的绰号,连一些次要人物也都有绰号,像高俅绰号“位列三公”,想来十分滑稽。不过,《水浒传》中人物的绰号也就二到四个字,而在另一些古典小说中,绰号的字数却变得越来越长。像《童林传》里童林的绰号是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”,八个字之多。而新武侠小说也继承了这项传统,并且将之发扬光大。古龙的《绝代双骄》里的小鱼儿,有一次给自己起了个超长的绰号,结果吓退了那位胆小的武林人士。看来,在武侠的世界里,绰号也是生产力啊。